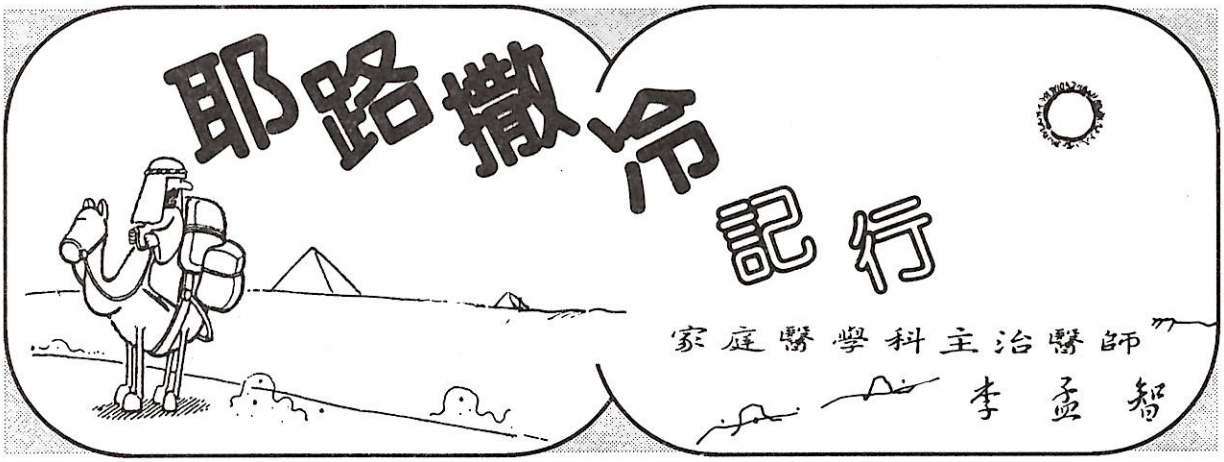
病變(尤其是肥胖婦女)，在陰道超音波掃描下，幾乎無所遁形。而在婦科腫瘤疾病領域內，也嘗試以此作爲早期卵巢癌、子宮頸癌、子宮內膜癌及其侵犯範圍的診斷工具。此外，減胎術、子宮外孕直接注射治療法上，皆有可供參考之處。產科方面，陰道超音波公認較腹部超音波更能提早偵測出早期懷孕，如妊娠囊、胎心跳、四肢發育、心臟活動、腦部發育情形等，因而能更早篩檢出先天性發育異常之胎兒。另外，動脈血流Doppler之應用，對於子宮胎盤血流灌注情形有更進一層的了解，而能提早偵測子宮內胎兒窘迫。

因整天浸於會場，四天會期結束，竟不知舊金山大橋爲何物？就急忙趕赴洛杉磯之南加州不孕症研究中心熊賢楨博士處，參觀精蟲和卵子的顯微操作 (micromanipulation)。在李茂盛主任指導下，對此一顯微操作我們不孕症研究室也已籌備多時，躍躍欲試，等機器一到，必可爲更多棘手的不孕症患者提供最先進的服務。

當然，此行也順道遊覽迪斯耐樂園 (Disney land)和海洋世界(Sea World)。徜徉在遊樂王國之中，心情輕鬆愉快，歡樂時光令人心曠神怡。美國確是地大物博，幾乎全界各人種皆可見，眞是個民族大熔爐，也展現出「有容乃大」的意義。

返台途中，並前往日本川崎市立病院，拜於林保良博士門下，作了一週的短期入室弟子。林醫師是本校第六屆學長，在子宮內視鏡方面，已佔有國際學術界一席之地。此次蒙林醫師夫婦熱情招待，在林府叨擾一週，特此致謝。在日本研習子宮內視鏡手術，輸卵管鏡操作……等，對於子宮內膜肌瘤、子宮中膈、息肉等，傳統須開腹切除的手術，都可以利用子宮鏡手術或切除機 (resectoscope)，直接在子宮內操作，而不必由腹部動刀。雖然在日本川崎病院只停留了短短一週，但每天都過得很充實，對於日本醫師們敬業樂群的態度，及病人對醫師敬重信賴的情況，都留下深刻印象。

總之，此趟美日之行，獲益良多。再次感謝科內同仁及院方給我這個機會出去「充電」，也希望本院同仁能把握機會，多參與國際性的學術會議，大家共同來努力，以提昇醫療品質，並藉以增進「中山」的國際學術地位，期與各位共勉。



世界家庭醫學會組織(WONCA) 每三年舉辦一次全球性大會，今年爲第十二屆大會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城舉行，會期由五月廿八日至六月一日，我國計有台大、省桃、中山,及高醫共6位醫師與會。以色列之行除了路途遙遠外，其簽證及出入境都很麻煩，有機會時可以親自體驗一下！

本次大會的會場位於耶路撒冷新城的國際會議中心及鄰近的希爾頓飯店，共分13個會場，另

有海報展示及商品展示區。本屆大會由於各國醫師因安全顧慮，以致參加者僅1200人，較前兩次在倫敦及新加坡舉行者遜色不少，與會者以地主國－以色列醫師最多，佔1／3強，其次則爲澳洲、加拿大、英國、及美國等。我國6人中，高醫的劉宏文教授及本人各有一篇口頭論文報告，高醫另有一篇海報展示。本次大會內容包括專題演講，依不同主題分組的論文報告及討論、論文海報展示、和小型的研習會。本人的論文是：「偏遠地區醫師的執業與生活滿意度調查」，分配在「醫師與其家庭」組中報告15分鐘；再接受詢問，共折騰了半小時才結束，會後各界道友索取論文者不乏，還被一位US News的記者採訪了一番，不知有誰看到了這篇新聞？眞不好意思！不論如何，演講一完，該可以四處玩玩了。

耶路撒冷城之所以舉世注目，除了以、阿衝突之政治因素外，它所擁有的歷史、文化、及宗教地區，尤其重要。耶路撒冷舊城據估已有3000年的歷史，同時是基督教、回教、和猶太教的聖城，城中遍佈著歷史文化的古蹟，足堪流連玩味不已。新城則是以色列在1948年立國後所建，於1967年以、阿六日戰爭後，與以色列所佔領的舊城合併爲現今的耶路撒冷，並成爲以色列的首都。該城居民由來自100個以上國家的猶太人及當地的阿拉伯人所組成，故呈多元文化的特色，但由於以、阿之爭，該城警備森嚴，到處是荷槍實彈的軍人及公安人員，確爲聖城蒙上一層陰影。耶路撒冷值得醫界注目的是希伯來大學附屬的Hadassah醫院，爲世界知名的醫學中心，尤以寄生蟲及微生物學的研究最爲出色。

遊罷古城後，再往世界地理奇觀－死海遊覽，途經Judean沙漠、古羅馬戰道、Massada 古戰場等地。死海低於海平面400公尺，爲全球最低點，海中鹽分特高，故浮力爲一般海洋的6倍，所以人永遠上浮，非下水者無法感受奇特之處，但決不可睜眼浸水，會使角膜受傷。死海區陽光中的紫外線經自然過濾，不傷皮膚，且該地的黑泥含礦物質很高，聽說對皮膚很好，有皮炎者何妨一試！

以色列人民工作辛勤，又富高度愛國心，在強敵環伺下，仍能屹立不搖，且國民所得與台灣相近，頗令人敬佩。但沙漠、酷熱、羊肉、石塊、及定時炸彈等也非久留之地，還是快回到溫暖的家園，期待三年後的加拿大溫哥華大會更好。



•護理師　洪惠英等四人•

打從六月初，總醫師就開始徵求自願軍，支援興大山地醫療服務活動。想想，反正我沒事兒，去山服多些經驗也好，便糊里糊塗的向總醫師討了差使。不覺時光荏苒，一下子到了月底，才猛然想起－－該去山服了吧！

說要去山服也大半個月了，卻還不知目的地在那邊？羅娜，寫在黑板上，我還以爲是歌名呢！後來才知道羅娜是個地名，在南投縣信義鄉，一個純樸的布農族山村。前年單車環島時，在台東利稻附近的山區裡正巧遇著布農族的小米祭，至今口中猶似留有小米酒的甘甜香醇，這次又是到布農族村落，可眞有緣。

由於我們都不曾參加過山服，也不了解這邊的情況，加以無資料可供參考，只得暫時不訂定任何計劃或目標。但因我們停留時間不長，大致